

Design

创意志

年轻人, 无创意不生活!
1728-1729 / P10



从高定到“实”装

【文/张晓雯】

用“年少成名”来形容上海本土服装设计师陆坤的“前半生”可以说一点都不为过。2004年,陆坤东拼西凑借了24万,在外滩3号举办了首场个人时装发布会。对一个当时只有23岁,没有背景,从开裁缝铺定制服装起步的小伙子来说,这几乎是生命中很难再复制的一次“艺高胆大”之举,也无异于在中国时尚圈丢下了一颗重磅炸弹。一瞬间,大量的媒体报道蜂拥而至,把陆坤的幸运推上了顶峰。帕丽斯·希尔顿曾在首次来中国参加时尚活动的行程中亲自到他的工作室,把能试的衣服全试了个遍,最后挑了3套走;《VOGUE》主编张宇也曾把他介绍给Dolce&Gabbana的设计师之一Stefano Gabbana,得到了对方的青睐,签下了2年合约,在米兰的精品店里售卖自己设计的服装。

“流量红利”给陆坤带来的热度持续了好一阵,却也终将过去。陆坤从不讳言之后的颓势和瓶颈,与定制业陨落、消费者心理、产业结构调整都不无关系。高街快时尚、爆款、基本款、冷淡风……大众对日常穿着的需求越来越年轻化、街拍风,这与陆坤一向钟爱并擅长的风格有不小的出入。陆坤曾调侃自己与同辈的几位上海本土设计师是“四大金刚”组合,风格迥异:吉承的中国风是传统的,张达和王一扬则走解构现代风,而陆坤独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摩登浪漫,极尽合体剪裁与妖娆之能事,曾让他的服装自带“女人味”标签。

从“为一个人做衣服”到“做出让一群人开心的衣服”,其中的转型是漫长而艰苦的。2014年,陆坤成立了成衣品牌mikumkum,调整了版型、定位、受众,亦希望保留自己的精气神。现在,陆坤喜欢称自己为“实装设计师”,强调“实”,为“实用”之意。在艺术与功用、独立与市场之间,一定程度的妥协是不可避免的,观念与想法也会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而逐渐成熟。采访过程中,陆坤回忆起昔日荣光,总带着不悔初心的自豪与坚定。完成了“小裁缝”到“设计师”的转变,期待他再踏上“设计师”到“企业家”的进阶。在一众海归派或是讲求先锋的华人服装设计师中间,陆坤的难得正在于他的亲民与接地气。大环境千变万化,他从来只想把他眼中的美,落到海派时尚的衣香鬓影中。



mikumkum
2018 SS



QA

生活周刊



陆坤

街边走出来的小裁缝

Q: 你从小就展现出了对美术、做手工的兴趣,为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设计初心。

A: 我想每个小孩在童年都会喜欢涂鸦吧。对我来说,家庭环境的熏陶也有不可磨灭的影响。我父亲喜欢写书法、画国画,却有意无意地把我往西洋美术方向引导。我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去学素描、水粉,从4岁一直学到16岁,曾开玩笑立志要当“徐悲鸿二世”。本来想报考上海大学美院附中,无奈那年没招生,就没往艺术这块继续深造。我母亲是个非常典型的上海女人,讲究实际,她建议我去学服装设计。做室内设计要有装修队,做珠宝设计初期投入大,而做裁缝是门手艺活,也不浪费我学艺术的基本功。于是我去了上海第二轻工业学校学习时装设计,两年专业课,两年学做衣服。

Q: 之后你选择以开裁缝铺做定制的方式作为你服装设计事业的起点,为什么?

A: 毕业时,我同届的同学都找到了实习单位,然而不是做救生衣就是和服装设计不搭边,这与我念书时对时尚产业的憧憬是不一样的,我就没按照他们的方式选择未来。2000年的时候,我一个人在淮海路、雁荡路周围瞎逛,看到一家叫“丁丁布衣坊”的裁缝店门口挂着“招学徒”的牌子。学生时期手上是没什么作品的,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和勇气,我走进毛遂自荐了。一年间虽然工作得非常辛苦,一周六天,一天12小时,一个月500元工资,但现在回头想想,对我之后的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。那家店本身的调性相当特别,2000年《花样年华》的放映刮起了一股旗袍风,店里就主打做旗袍,不是用常规、土气的织锦缎做,而是用各种材质做合身的旗袍。那时还流行肚兜,是顶层画廊办肚兜party的年代。和别家的传统裁缝店相比,我所在的那家店都有做这些款式。其中我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专业的裁剪技术,而是扎实的“接客”流程。学徒要打杂,要招呼客人,要在老师傅量尺寸的时候帮他记尺寸,看他怎么量,也得以有机会认识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。